

吕启祥 著

红楼梦会心录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红楼梦会心录

吕启祥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会心录/吕启祥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ISBN 978-7-100-11593-3

I. ①红… II. ①吕…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287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红楼梦会心录

吕启祥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1593-3

2015年12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5 ³/₄ 插页3

定价: 80.00元

目 录

前 言	1
原 序	冯其庸 5
诗意美感在会心	
“红楼梦” 题名断想	15
准确性 分寸感 概括力	
——“红楼”探美三题	23
花的精魂 诗的化身	
——林黛玉形象的文化蕴含和造型特色	34
湘云之美与魏晋风度	51
凤姐形象的审美价值	64
秦可卿形象的诗意空间	
——兼说守护《红楼梦》的文学家园	74
从芥豆之微看大千世界	
——漫话刘姥姥	91
冷香寒彻骨 雪里埋金簪	
——谈谈薛宝钗的自我修养	95

白雪红梅 人间仙品	
——薛宝琴小议	100
直烈遭厄 抱屈夭亡	
——略论晴雯之死	104
身居权要 心存淳厚	
——平儿平议	108
“凤辣子”辣味辨	
——关于凤姐性格的文化反思	112
豪兴·隽才·厄运	
——谈史湘云	120
寓深厚于平淡 似无心而有意	
——读“林黛玉进贾府”	125
“红楼答问”二则	131
不可及的曹雪芹	
——从美学素质看后四十回	135
作为精神家园的《红楼梦》	147
作为文化经典的《红楼梦》	162
江宁云锦映“红楼”	
——漫说作为文学元素的红楼服饰	173
《红楼》元味沁金陵	
——写给2010年南京读书节	188
不可替代的后四十回及诸多困惑	
——写在程高本刊行二百二十周年之际	195

校释比照细研读

填空补阙 厚积薄发

- 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红楼梦》校注本 215

不可妄改 231

关于“一花有一花之神” 233

《红楼梦大辞典》编纂旨趣述要 235

《学刊》姓“学”

- 1990年扬州《红楼梦》笔谈会发言 255

应运而生 迎难而上

- 写在《红楼梦学刊》三十岁生日之际 258

感恩·忆旧·图新

- 写在《红楼梦》新校本出版二十五周年之际 266

冷观“红楼热” 277

彤云密布下的“郁雷”

- 一部由《红楼梦》改编的话剧 284

《金锁记》与《红楼梦》 302

笔补造化 穿仄入幽

- 《红楼梦》与李贺诗 318

孟丽君的两难选择 332

浮生若梦忆芸娘 337

绍兴会馆里的学术拓荒人

- 鲁迅与《中国小说史略》及《红楼梦》 341

胡适与“红学” 350

沉睡五十年 今朝得共研

——喜见《胡适批红集》面世 357

文化名人的厄运与幸运

——写在曹雪芹逝世二百五十周年之际 362

良师益友长相忆

润物无声

——记受教于郭预衡先生之点点滴滴 377

阔大恢宏 坚韧执着

——感受冯其庸先生治学为人的精神力量 385

积学集成 大家风范

——初读冯其庸《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 392

稻香家世 翰墨因缘

——《瓜饭集》读后 399

通向“红楼”幽深处

——读蔡义江著《论红楼梦佚稿》 402

学术著作的上乘境界

406

宏观微观，齐来笔底 鉴赏考据，相得益彰

——初读《蔡义江新评红楼梦》 414

在宋淇著《红楼梦识要》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425

勤耕博采 宏图大观

——试说文彬治“红” 429

见微知著 言必有中

——读陈曦钟《红楼梦求真录》 437

卅年一觉红楼梦 赢得半生师友情	
——略记我周遭的女教授、女学者	441
快读《从〈聊斋志异〉到〈红楼梦〉》	467
饮水思源忆弢师	473
仁者风范暖人心	
——忆苏一平同志	475
惜别艾克恩	477
诗人的陨落	
——我所认识的袁水拍	481
和世纪老人聊天	
——记与钟敬文先生相处的片断	497
平易·通达·睿智	
——忆念启功先生	503
倾力栽树 甘为人梯	
——怀念杨占升先生	513
卓琳老人对红学的关怀	516
启蒙发昧念师恩	
——敬悼郭预衡先生	519
史家风范 作家文采	
——我心目中的唐德刚先生	526
追思天佑兄	531
怀念端木老	538
我的音乐老师赵方幸	543

阔别五十载 相见如梦寐

——重返海南纪实

547

原版后记

557

后 记

561

前 言

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中期，启功先生为我题了《红楼梦会心录》的书签。其时他还颇有余暇，一气写了三条，两竖一横，任我拣择。到了1990年，承其庸先生的鼓励和促进，《会心录》将在台北印行，于是我又烦启先生写了繁体的，这就是1992年出版的该书封面题签。原先所写的几条简体书签便郑重收藏起来，心想，有朝一日出大陆版必定用上此签。这一心愿写进了启先生逝后我的悼念文字里。

二十多年过去，这样的机缘果然到来，《会心录》得以在大陆出一个增订版。之所以要出，一方面因为台湾版不在大陆发行，仅有少量赠就近师友；另一方面亦想借此将新世纪以来所写增入。过往，我的书从来印数很少。1983年以前的编为《红楼梦开卷录》，当时印了5000册；1984—1990年之文收入《红楼梦会心录》，台北发行，印数之少，可以想见；《红楼梦寻味录》收九十年代之作，在大陆出，仅印1500册，友人告我曾在北京某书店一瞥即无踪影。对我而言，数量多少并不重要，能有若干册使师友寓目、有以教我便知足了。

现在来说说这个增订本的内容和编次。原版《会心录》除删却几篇讲稿性质的和重复者外，均予保留；同时将本世纪以来所写的长文短章三十余篇增入。两者分量大致相当。此番不依原《会心录》次序，将所有篇目按内容重新编次，分三部分：一、诗意美感在会心；二、校释比照细研读；三、良师益友长相忆。

第一部分曰“诗意美感在会心”，我之喜爱和研读《红楼梦》往往由此

出发，亦归结于此。盖因《红楼梦》是小说，是文学作品，阅读中凡会心处常有诗意美感在，它能开阔人的眼界，提升人的精神。作品的不朽价值无论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无不仰赖其审美品格来实现。这是我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因而有关作品本身包括人物剖析、艺术探索、意蕴阐发等都归入了这一部分。

第二部分较多实证性内容。多年以来，我参加过《红楼梦》的校注、辞典的编纂，关注过刊物、改编，还做过某些相关作品的比照等，这一切当然离不开对作品本身的仔细校读。以前出自选集，有意舍弃了这类文章，以避枯燥；如今原《会心录》中的此类文章仍原样保留。如为北师大版（以程甲本为底本）校注本写的一篇书评，今天看来仍有意义；至于对人文新校本校读记和注释说明已收入《开卷录》，本书只收廿五周年述旧一文，也算一种历史的印迹。又如《红楼梦大辞典编纂旨趣述要》这篇长文写于1990年，可看作是对初版的一个学术总结。需要说明的是，《辞典》已出增订版，我本人并未参与此项增订工作，只是将初版讹误和若干期望悉数托付修订诸君。因而《辞典》若因增订而充实丰富，我并无寸功；若仍沿原误或产生新的问题，亦非我所能料想，更无能力、精力重检。因而本书中有关《辞典》之文乃是对初版而言；只是觉得当年编纂的初衷和设想并不过时，仍可供来日再修订时参考。上举师大版及《辞典》两文乃《会心录》中颇费心力的篇章，故略加说明。

至于第三部分，旨在记取诸多师长学友的教诲和帮助。每一个人的成长都有所依凭，灌注了前人和时贤的心血智慧。我深知自身学术上的成果十分有限，倘若离开了众多师友的培植，那就连这一点果子也结不出来。这部分所收包括健在的和已故的，受教有深浅，交往有长短，虽一点一滴，亦当铭记。在编次上稍作区分，如记写郭预衡先生有两篇，一在先生生前，一在逝后，即分别置于前后两处。尚须提及的是因本书早已交稿，关于师友之文有的未及收入，有的限于篇幅而舍弃，只有待诸来日了。

还要郑重申明的一点是，本书时间跨度大，原《会心录》为1984—1990年间之作，新增的是新世纪所写，当中隔过了整个九十年代（已入

《寻味录》)),而本书编排又不以时间为序,因而也许有某些不协调。但我的原则是保持原貌,以为这总比强求统一要好。试想,本书中最早的文章写于1984年,最近的则到2013年,将近三十年间,从行文到规范不可能没有变化。比方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各刊物对注释格式并无统一要求,尤其如《文史知识》等刊夹注即可,简明切要,我本人亦习惯于此。我理解学术规范的精神在于尊重前人和他人,不在形式;学术文章可以多种多样,不必千文一律。如今除校改错字个别篇稍有增补外,仍各依发表时原样收录,望读者包容鉴谅。

冥冥中似有天意。以书名论,本来依逻辑关系应是先开卷,再寻味,而后有所会心;此番重出《会心录》增订本,把原先的次序顺过来,倒合乎情理了,这是原先没有想到的。

本书初版时,即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初,其庸先生曾为题一诗一画于书前,原件准备送我,詎料带往上海装裱时在宾馆被斯文偷儿窃走。嗣后先生又重新书写该诗并作画,精裱相赠,我妥为收藏,即今置卷首者。这桩往事先生已不复记忆,在我则印象深刻,特记于此。以诗画相赠,对后学是一种鼓励,我有这点自知之明。九十年代,郭预衡先生亦曾赐赠手卷一幅,也是我十分珍惜的师长墨迹,今并置卷首,以为永久的纪念。

吕启祥

2011年5月

2013年冬修订

原 序^[1]

冯其庸

吕启祥女士与我一起从事研究《红楼梦》的工作，荏苒之间，已经十五个年头了。在这十五年里，论世事则是沧桑迭起，论“红”事则是艰苦备尝。十五个年头，在人的一生中已占有相当的分量，在这十五年内，开始我们一起（还有其他多位红学专家）从事《红楼梦》的新校新注工作，前后七年。启祥参加注释，而她的辛劳特多，我是很心感的。

当然，自新校注本出版，到现在又已经十易寒暑了。红学，无论是校和注都已有了很大的进展，我们的新校注本也准备进行修订，但是回顾当年的工作，不独是启祥，其他一起参加校注的朋友，也时时使我有望风怀想之感。

启祥后来又帮助我编纂《红楼梦大辞典》，这又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时间既久，困难更多，当然这也是一项集体完成的工作，但如果不是她在奔走筹划，一直到看稿改稿的话，此书的完成至少还要延长若干年，甚至于搁浅。所以在学术工作上，既能奔走组织、又能辛苦研究做出优异成绩的人，实在是难得的。

更为难得的是，启祥在这样繁重的集体任务之下，依然出色地完成了她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1983年她完成她的论文集《红楼梦开卷录》，现在又完成了她的新的论文集《红楼梦会心录》，并且已经付梓，这实在是大不易的事。这期间有什么诀窍，或者有什么捷径？没有，绝对没有。唯一窍门就是刻苦和勤奋。我深知在这一份成绩的背后，堆积着作者的多少辛劳

[1] 此为台湾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2年出版的《红楼梦会心录》之《序》。

啊！在学术研究上，成绩和辛劳总是成正比例的，那种不花力气而得的成绩总是靠不住的，所以做学问确实是来不得半点虚假，而启祥的研究工作，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她肯下真功夫，例如为了要弄清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十年代出的《红楼梦》（以程乙本为底本）和八十年代由我们校注出版的《红楼梦》（以庚辰本为底本）的差别，她竟一丝不苟地将两个本子逐字逐句地对读，然后把重要的差异一一辑出，共得四百例。试问这样的笨功夫、死功夫，有几个人肯下，可是她却毫不犹豫地下了。以这样的精神取得的知识，当然是扎实可靠的了。

这次她的新论文集取名“会心录”，这个名字取得很好，因为符合实际。以这样的功夫来读书，其“会心”之多自然不言而喻了，我曾为她的集子题过一首小诗：

十载开卷此会心，美君真是解红人。

文章千古凭谁说，岂独伤心有雪芹！

雪芹当年唯恐无人能解他的书，因此曾有“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之叹。自雪芹下世以来，多少人在读红解红，多少人又真正解红，这很难说，但只要我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则总是有迹可寻，可得解红之门的。刘勰说：

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

世远莫见其面，覩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文心雕龙·知音篇》）

这几句话，说得很客观、很实在而又很科学。拿来放在读红解红上，也很可用得上。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举世公认的好书，但同时也是举世公认的难解之书。因为它是举世公认的好书，所以它必定是基本上已经被世人理解了，接受了。如果人们根本读不懂这部书，又何从能说它的好坏？更何从说到此书的风靡众生？所以《红楼梦》首先是已经被世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接受了，理解了，这是事实的非常重要的一面。但还有另一面，这就是《红楼梦》确实又留下了不少难解之处，费人疑猜之谜。说它是“一个争论的问题”，“一个难猜之谜”，并非是指此书的全部、大部，而仅仅只

是指它的局部。

在世人理解书的范围内，又还有理解得深浅之别，因为此书有它的特点，它的浅俗的一面，可以让世人个个能懂，所以可以说世人中有很大比例是大致懂得《红楼梦》的基本故事情节和主要人物的。但此书的深奥的一面，又深奥得连红学家们至今也是见仁见智，争论不息，所以对于《红楼梦》永远存在着解红论红的问题，无有止境，无有看透《红楼梦》之时，更无有《红楼梦》认识终点的极乐世界。

启祥十五年来论红解红的工作，一直放在艺术研究和人物分析上，我觉得她对《红楼梦》是确有“会心”的，就是这个《会心录》的书名，也是她读红会心的结果，否则怎么会忽然心血来潮，取名“会心”！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文章，我先后都曾经看过，对这些文章，我也是有所“会心”。前面说的她特殊的刻苦勤奋，就是读她的文章而有会于心的一点；另一个“会心”，就是我感到启祥的人物分析，真是鞭辟入里，一针见血，而又行云流水，闲雅从容。读她的文章，不仅是明白她的意思，更是欣赏她的文笔。

我特别感到她对《红楼梦》人物的分析，是有她的“会心”的，是极有深度的，因而也是极能给人以启发的。

启祥对林黛玉的分析，概括为“花的精魂，诗的化身”，这是最精炼不过的概括。她指出林黛玉的美，林黛玉的病，林黛玉的泪，林黛玉的慧心等等，都是有传统继承的，她更指出林黛玉“是一个充满诗之意蕴的艺术形象”，她说：

林黛玉的诗人气质是显而易见的。就作诗本身而言，她有一种不可抑止的创作冲动。……“无赖诗魔昏晓侵，绕篱欹石自沉吟”，一种不能自制的诗的兴会，如醉如痴，像着了魔一样，侵扰着她。……“毫端蕴秀临霜写，口角噙香对月吟”，诗人不消硬做，只需开闸，那灵秀幽香、内美之质，通过毫端口角，自然流泻而出，临霜对月，沉吟抒写。这里用不着堆砌辞藻、搜寻典故，是用心灵在写。使人窥探到

素怨自怜、片言谁解、无人可诉的心曲；领略那倾慕陶令之千古高风，感叹举世之解悟乏人的气度。尽管抒发的是现实的感受，却有一种和云伴月、登仙化蝶的空灵缥缈之概。林黛玉是诗人，实在不必有什么名句传世，单是这种诗人的神韵气质，就够令人心折了。（见本书《花的精魂 诗的化身》）

这段分析何等精彩！它本身也是诗一样的气韵和素质，对于林黛玉自然是最深刻最贴切的评论了。

对于贾宝玉的评论，启祥抓住了鲁迅的一句话：“爱博而心劳。”鲁迅的话，并非句句都是哲言，但这句话却是精到的。然而，这句话几十年来，几人能深刻地认识它？启祥却赏识了这句话的内涵，用来概括贾宝玉，加以层层分析至于透辟，这实在也是一种学力和功力的检验。

有人说贾宝玉是泛爱主义，似乎合乎鲁迅说的“爱博”。然而，这是一种混淆。“爱博”是爱得广，但不是无边；“泛爱”是爱而无边，普遍地爱，一切都爱。试问贾宝玉爱驱逐司棋、晴雯的那般人吗？他爱贾雨村吗？他爱多姑娘吗？最后，他究竟爱黛玉还是爱宝钗？他连这两个人到头来也不能“爱博”，而只能真心倾倒于黛玉，所以，以泛爱主义论宝玉者，是毁宝玉也，可以令天下才人一哭。任何一位才人如果遇到这样的“评论家”，只能自认倒了百世的大霉，只能自认是遭此一劫！更有甚者，竟将宝玉初期的“爱博”解释成他是“性解放论者”。呜呼！吾不知何以言也！雪芹地下有知，岂不愤煞痛煞！天下之能知而玷污宝玉形象一至于此，夫复何言！

然而，鲁迅的“爱博而心劳”对宝玉而言，当须补充，即由“爱博”而至“爱一”，宝玉终以“爱一”而逝（出走），黛玉终以“爱一”而终，这是这两个形象的共同点，也是这两个形象根本相通的一面。不明白这一点，就不能从根本上完全明白这两个形象内涵上的互契。

《红楼梦》里评论界分歧最多的人物是薛宝钗，而且意见十分悬殊，好之者认为是十全十美的完人，恶之者认为是阴险奸诈的坏人。启祥在分析这一艺术形象时，首先摆脱了好人坏人的框架，指出：“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丰满完整的艺术形象。她有自己的精神世界，有自己的内心矛